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

大山里的葡萄熟了

张 欣

金寨多山，山外山，天外天，群峰连绵，白云生处有人烟。

丁家埠，位于金寨县南溪镇境内，是个老埠口。史载，当年丁家埠檣帆林立、樟楔峥嵘，白日商贾云集，向晚灯烛荧煌，很是热闹。

2019年的秋天，秋意渐浓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踏上了丁家埠这片厚重的土地，拜访许怀兰。

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但许怀兰的“家”还是让我相当震撼——十七八亩的葡萄园，沿着乡间公路逶迤展开，田间阡陌深处，有一处简易的活动板房。近6年时间，2000多个日日夜夜，许怀兰就在这套活动板房中与葡萄们长相厮守，不离不弃。

一

江苏盛泽，苏南的小镇子，冯梦龙笔下“日出万匹、衣被天下”的地方。改革开放后，这里依托蚕桑，缫丝、织绸、印染、加工，成了中国著名的绸都。当年，金寨有大批人员在盛泽打工。许怀兰和老公耿思明的打工地，也选择在盛泽。与那些在丝绸厂找工作的老乡们不同，他俩在盛泽做油漆工。

“你和老公返乡种葡萄，是不是因为盛泽太苦太累？”

“孩子要上高中，父母临近衰老，我们不得不从打工地返回家乡。”

2014年春天，许怀兰和丈夫耿思明回到家乡，小俩口思前想后，觉得种葡萄比种水稻赚钱，决定尝试一下。流转土地，预订种苗，学习技术，挖沟起垄。尽管心里还对盛泽有丝丝不舍，但致富家乡的种子，已在这个春天悄然发芽了。

许怀兰说，那是一段累并快乐的日子。两人在田里拼命劳作，汗流浃背，尽管累得直不起腰，但心里是满满的希望。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往往会超越生活本身的磨难。

秋天来了，葡萄园已初具规模，藤蔓渐老，棚架历历。对许怀兰夫妇来说，园中的每一寸土地，都紧握丰收的因子；每一缕气息，都弥漫着幸福与希望。当尾随而来的阴霾准备给这对夫妇致命一击时，两人正沉浸在田园牧歌、颗粒满仓的梦想之中。

2014年初秋的那段时间，耿思明感觉肠胃不适，去县里做胃镜、肠镜，都查不出什么原因。由于葡萄园里的活多，夫妇俩也没往深处想，只是买了几包药回家服用。秋后，耿思明的肚子痛得越来越厉害，吃什么都反胃，人也快速消瘦。夫妇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赶紧去省城就诊。在安徽省立医院，一纸化验单，让这对小夫妇瞬间掉进了冰窟窿。

胰腺癌！多么可怕的疾病，多么严酷的现实！她再也不想那片青青的葡萄园了，她得带着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打针、吃药、化疗，辗转在省里、市里、县里的各家医院，她甚至一步一祈祷，一步一磕头，悄悄去土地庙、山神庙、道观、佛寺烧香许愿，裤腿被磨出了两个大洞，膝盖鲜血淋漓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

许多个夜晚，耿思明拉着许怀兰的手，诉说心中的无限歉意。自结婚以来，两人起五更、睡半夜，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。好不容易把葡萄园搞起来了，自己却要提前离开了。往后，上有近90岁的老母，下有上高中的孩子，所有的负担都压在许怀兰这个弱女子身上，家里的日子还怎么过啊！

耿思明认真盘算过，葡萄园虽然有了起色，可为了建园投进去近30万元，其中，20多万元是银行贷款。自己如果死了，靠许怀兰一人经营葡萄园，难度实在太大了。因此在剧烈的疼痛中，他反复地跟妻子说着一句话，“把葡萄园卖掉吧，不背债，你负担轻些。”

起初，许怀兰是同意卖掉葡萄园的。但想到两人一起建设葡萄园的每一天，想到儿子要上学，婆婆要赡养，她一次次坚定地摇头。看着形销骨立的丈夫，她一次次泣不成声，“有葡萄园在，我们一家还有希望；没有园子，我们真的没活路了啊！”

2015年5月15日，48岁的耿思明讲完最后一句遗言，带着不甘、留恋的眼神永别了这个世界。办完丧事，看着葡萄园里疯长的杂草，许怀兰眼里满是怒火，她那因疼痛而散乱的心，一点点地收拢起来，坚硬起来。恍惚中，她听见自己的灵魂在呐喊，该死的草，我要消灭你们！我要坚强地活下去！

二

老天仿佛有意刁难许怀兰，2015年、2016年夏季，几场大暴雨侵袭丁家埠，许怀兰的葡萄园，一半被泡在洪水里。

“那些天，雷在头上打，雨在身边下，我在雨中哭。”坐在我对面的许怀兰，说着说着，声音有些哽咽。

暴雨中，许怀兰抱着脸盆，一盆盆向葡萄园外舀水。可雨太大，地面的洪水汇集太快，她舀水的速度远远低于洪水汇集的速度。可她不管这些，奋力地舀着、舀着，终于眼前一黑，一头倒进了乱泥里。

“幸亏我的老娘啊！”许怀兰掏出纸巾，擦了擦眼里的泪水。“老耿走后，我娘就跟我住在一起，在葡萄园里陪了我两年，帮我拔草、提水、做饭，娘知道我一个人太苦、太冷清，怕我挺不过来。”

困苦是一把刀，它一方面割破人的心，另一方面却掘开生命的新泉。耿思明的母亲周世新在儿子去世的那一段日子，痛不欲生，精神恍惚。但看到许怀兰坚毅的身影、坚定的步伐，老人家慢慢地振奋起来。她不仅自己洗衣、烧饭，还种菜、养鸡，根本不像一位90岁的老奶奶。许多次，许怀兰要帮婆婆洗衣服，都被婆婆坚决地拒绝。而许多次，婆婆将炖好的鸡汤送到葡萄园边，看着许怀兰全部喝下去，才满足地离开。

“儿子也懂事了。”许怀兰擦了擦眼泪说，“学习比原来自觉了，也不再怕苦怕累了。”

三

苦难的尽头通常是幸福的源头，对许怀兰来说也是如此。

丁家埠村两委和南溪镇党委、政府了解到许怀兰的真实情况后，认为她达到申报贫困户的条件。通过户申请、村评议、镇审核、县复审及公告，2016年，许怀兰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在脱贫攻坚战中，金寨县不仅全面贯彻落实省市相关脱贫政策，还根据县情实际，制订了一系列加速脱贫的工作措施。许怀兰向我算了一笔账，被评为贫困户以来，她家享受了以下救助政策：一是30万元的创业无息贷款，期限2年。二是1万元扶贫小额贷款，用于发展光伏产业，每年可分红3000元。三是加入扶贫“一亩园”项目，每年可获收益2000元。四是特色种养奖补，每年可获3000元。五是医保的“351”“180”、政府代缴保费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相关政策。六是读高中的儿子每年可以领到3000元国家助学金。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，这些“真金白银”是及时雨、救命钱，为家庭输血补气，帮助她家脱离苦难。

“这么多年，我们在外面打工，除了回来开个证明啥的，跟县乡村基本没啥联系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认为乡村两级没啥用，可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我才知道党委、政府是多么重要，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脱贫政策的支持，真不知如何跨过这一道道难关。”许怀兰激动地说。

还有亲戚、朋友主动伸出援手。有些亲戚平时甚至少有走动，可一听到许怀兰的困境，马上愿意提供帮助。许怀兰说，虽然我平时一个人忙里忙外的，可我总感觉身后有一大批人在为我使劲。有了党委、政府和众多好心人的帮助，我还怕什么呢？

在许怀兰的葡萄园边，住着几户周姓人家，他们把许怀兰视作自己的亲人，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。葡萄园除草时，总有人免费前来做帮手；葡萄成熟季节，这几户人家义务帮助她守护丰收的果实。为了给许怀兰壮胆，这几户人家都在大门口安上了电灯，晚上把电灯点得雪亮，还喂养了几条狗，晚上听到风吹草动，就拿着电筒，远远地打吆喝、打响声。

四

从许怀兰的讲叙中，我的大脑里勾勒出她劳作的情景：在6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，她的生活简单纯静又艰辛负重，她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，在这片田野里疯野地劳作着。初夏的葡萄藤万蛇灵动，几阵大风过后，有的软塌塌地匍匐倒地，她得及时将它们扶上棚架的“大位”；秋天来临，园里的葡萄陆续成熟，她得采摘、销售，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。饿了，就啃几口方便面，每天晚上，将收到的钞票汇总起来，盘算着这笔钱得偿还哪位亲戚的借款；冬天，采摘完园里的最后一季葡萄，得给它们施肥了。她从霍邱县等地买来羊粪，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地往前挖，然后上粪、盖土。每个白天，她几乎都在园里拼命，晚上睡在床上，身子痛得动弹不得，常常在梦中被痛醒。

由于葡萄园面积较大，劳作太费时费力，必要时，许怀兰也会请一些帮工。许怀兰说，每年帮工费、肥料费等需要花费5万元左右，如今葡萄进入了丰产期，扣除费用，每年纯收入在5万元左右。

“还欠账么？”我问。

“欠，不过不多，只有两万元了。”许怀兰说着，用手将额前的头发往脑后捋了捋，“当年欠20万元，如今仅剩两万元了。”她的声音提高了。

“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没别的打算，继续把葡萄园经营好，把欠账全部还完，聚点钱，给儿子上大学。也还要聚点钱，为婆婆准备着。”

“目前最想做的事是什么？”

许怀兰没有立即回答我的提问，而是低头深深地沉思。终于，她昂起头，眼中泪光盈盈。

“想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痛痛快快哭一场，再痛痛快快笑一场，然后抽时间去拜访我的恩人们，感谢他们多年的帮助。没有他们，真不知道我们家现在是什么样子……”

离开许怀兰的葡萄园时，秋风四起，夕阳半山，炊烟缕缕。鸡鸣犬吠中，东天星月初现，岁月一派静好。

哎，人间啊，人间，这充满希望的烟火人间！

方观男 摄

又见家乡热土炊烟

吴孔文

一

决定去采访李德全，想问他的问题只有三个字：为什么？

人到中午，许多人开始做减法，删繁就简，减去不必要的枝枝蔓蔓。年轻时的开疆拓土、攻城掠地的锐气收敛起来，守成的同时稳扎稳打，别犯大错误，防止小沟沟里翻了大船。

中国城市的兴起，与广大农村的支持与奉献密不可分。城乡二元结构、剪刀差、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今天的造城运动，或多或少地都是乡村向城里“输血”，为城市的发展集聚各种要素。城市在发展壮大，乡村却在日渐萎缩。一批批市民加速诞生，一批批乡村留守老人慢慢逝去。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，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，城市对乡村“反哺”的力度也在逐年加大，政策的、资金的、项目的、人才的、技能的等等。李德全说，乡村没有必要发展成为城市，但乡村完全可以像城市那样实现现代化，乡村居住的人们完全可以拥有城里人一样的美好生活。

其实我们心中都明白，实现乡村振兴，最重要的因素是人。是那些有能力、有担当、有情怀的人。然而正如当年的艰难出走一样，回归同样充满艰辛。

在城市化的浪潮中，一批批农民涌向城市，甚至成为城市市民。尽管如此，市民返乡者依然不乏其人。他们带着资金、技术以及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感，在家乡的土地筑巢孵化、生根发芽。

这些逆行之人，乡村是根、是羁绊，也是希望。乡村给了逆行者迂回的空间，也会带给逆行者某种困惑或者危险。

李德全无疑是众多逆行者之一。作为一个创业有成、五十有余的人，他的回归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二

真没想到，采访李德全，他首先提及的，居然是文化。

会面在一间茶室进行。谈话是以茶文化为切入点的，先说了一通六安瓜片、太平猴魁、安吉白茶、福建大红袍以及铁观音、金骏眉，接着又说红茶、黑茶、篮茶、花茶等等，茶的话题最终的落脚点是六安瓜片，他认为，这个千年品牌，如今面临多种压力与挑战。

这也许是文化的敏感使然。我知道他最近两年，一直从事六安瓜片茶文化的发掘、研究与推介。

六安瓜片这种茶，号称中国“十大名茶”之一，主要以香气取胜。此茶于明嘉靖三十六年被列为贡品。清朝延用此例，据说一八五六年，慈禧生下同治后，身价倍涨，受到咸丰帝每月给十四两“六安瓜片”的待遇。在著名的《红楼梦》中，多次提到“六安瓜片”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金寨所产片茶曾被作为“国礼茶”送给基辛格、普京；多次被评为“茶王”。

历史是时间的孩子。历史与现实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距离。李德全认为，六安瓜片目前面临多种窘境：一是品种替代所导致的名茶地理属性缺失。二是工艺不规范，甚至生产场地环境不安全。三是原产地概念模糊，没有核心产区。四是同行恶性竞争，品质下降严重。五是缺乏文化氛围，市场对六安瓜片的认可度还有待提高。六是缺乏推广，知名度低，无法同信阳毛尖等名茶相比。

这些现象，不能不说与认知和文化有关系。有鉴于此，2017年，李德全从广东回到麻埠的桂花村，注册成立“老山头茶叶公司”，采取“公司＋农户”的方式，从事六安瓜片的生产和茶文化挖掘工作，目前公司拥有茶园200余亩。加工瓜片的鲜叶主要是1976年的老品种，如今采用无性繁殖技术扩大生产规模，鲜叶的收购量逐步扩大。

在李德全的努力下，老山头茶叶公司生产的六安瓜片在继承传统的生锅杀青、熟锅炒制作形、拉老火工艺的同时，着力推进采摘工艺的标准化、成茶冷藏的科学化，销售主要采取线上线下销售模式。谷雨过后，茶叶生长速度加快，品质也急速下降。采摘的鲜叶不宜再成为瓜片的原料，而是制成“黄大茶”。李德全说，茶农采摘“黄大茶”的鲜叶，一天可采几百斤或近千斤，收入几百元不等。

老山头茶叶公司，一面做高端的六安瓜片和低端的黄大茶，同时也准备从事红茶、黑茶、青茶、篮茶的开发。李德全说：作为茶叶大县的金寨，要摒弃狭窄的、仅生产绿茶的思想，从事多品种的茶叶开发，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。同时，金寨绿茶需要核心文化支撑，重点突出本地绿茶的优良独特秉性，这也算是文化自信吧。

三

李德全是金寨“能人回归工程”的响应者，关于他回乡创业、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事迹，麻埠镇人大主席方华曾有详尽的叙述。

李德全，1969年10月出生，金寨县油坊店人。1989年高中毕业，先后在金寨县第八缫丝厂担任办公室主任、厂长助理等职。1997年李德全辞去家乡的工作，在上海开始拼搏，并南下广州。经过多年努力，创办“广州市花都区金泰龙通信配套设备厂”，年产值达到8000-12000万元，一度进军欧美市场。

临近知天命之年，为响应金寨县“能人回归工程”，李德全在2016年毅然选择回来，支持家乡建设。兴办“老山头茶叶公司”，将原村部闲置旧房加以利用，总投资约200万元，其主要用于“六安瓜片”等名优茶的品牌建设、茶文化学习和研究、传统茶工艺保护和推广。2017年，在县农委的帮助下，成功举办第一届“六安瓜片”技能比赛。2019年，公司共进行过两季“师带徒”培训，帮助40余名贫困户实现农民职业培训，带动40余户贫困户发展增收，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。为了更好地帮助贫困户，老山头茶叶申报了就业扶贫基地，企业实现利润100多万元，解决50多人在公司就业，其中贫困人口35人，带动全村108户贫困户增收，在公司的带动下，当年28户贫困户顺利脱贫。

李德全作为回归的能人，组织上选派他担任桂花村的“名誉书记”，并兼任村创福公司的董事长。为了增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“造血”功能，李德全上任伊始，就与村两委一起熟悉村情，倾情产业发展，制订了《桂花村2018-2021年经济发展规划》和《桂花村2018-2021年旅游规划》，同时确定了以特色农业、生态旅游发展为主，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方向。在规划的同时，他还积极付诸于行动，投资500万元兴建电子商务示范街，规划新建民宿样板项目。为了节省成本，他自费带领村两委干部到湖北、广东学习成功做法，回村后自己动手设计、规划，很快民宿一条街投入建设。他利用茶文化的发展优势，突出“茶+旅游”的龙头经济模式，融合特色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，推出丰富多彩的茶旅游精品线路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，构建桂花村茶文化旅游产品体系，开拓了多产业联动、产业融合发展之路。

四

广州，高楼林立，海风新鲜；麻埠，层峦叠障，绿水小园。从繁华的大都市返身到清寂的乡村，需要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？

每个回归者可能都有许多理由。

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料。他说。

这是一个很刚性的理由。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加速到来，家家有老人成为现实。所谓抱团式养老、公寓式养老、社区式养老往往远水解不了近渴，甚至是镜花水月。太多的人家还是靠居家养老才能解决问题。家中有老人，后辈们心多挂碍，能够在家门口创业，兼顾照料老人，可以一举两得。

为了父母，放弃那么好的发展机会，回到这冷寂的山野中，不仅需要勇气，可能更需要情怀。或许，对家乡的依恋，对父母的感恩，对创业有成的重新定位，对人生的深层次思考，才促使李德全做出这一逆行的举动。

所以我认为，李德全能够选择回归，本身的意义就十分重大，至于他能带动多少人致富，多大幅度推进脱贫，还居于次要位置——乡村要振兴，没有人是不行的，特别是那些年富力强、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。

采访完李德全，我在想，麻埠当年因水路之便，将当地乃至大别山的茶叶销往全国各地，而今，交通已不再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，那么，麻埠茶乃至金寨茶，能否实现再次雄起？

要想振兴茶市，需要过硬的质量，规范的管理，公平的价格，或许，还有李德全所说的，有独特的茶文化，有坚定的文化自信，唯其如此，这里的茶才会变成大众的茶，变成真正的中国名茶。

真心祝福李德全，祝福麻埠，祝福金寨。也想在人群中寻找那些身背乡情的人，当我们在打拼的路上屡屡梦见家乡的热土炊烟，那是家乡最热切、最真诚、最有力的呼唤！

本版策划：徐 缓 WXRB—xuhuan@163.com
责任编辑：储 勇 wxrbcy@126.com
版式设计：汪莹莹